

第一章 自然与人文

一、历史的舞台

（一）自然特征

印度之名源于印度河，梵文曰“信度”（Sindhu），意为海洋、江河。“信度”在古代文献中有多种译法，波斯帝国国王大流士一世的铭文作“欣度”（Hindhu），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的《历史》作“印度伊”（Indoi），中国史籍《史记》、《汉书》和《后汉书》称“身毒”或“天竺”。唐代名僧玄奘以为司马迁等人译的不准确，在其书《大唐西域记》中改译为印度。在古代，印度不是一个国家的名称，而是一个地理概念，指的是包括现在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尼泊尔、锡金和不丹等国的领土在内的整个印度次大陆。

印度次大陆位于亚洲南部，总面积约 430 万平方公里。它东临孟加拉湾，西濒阿拉伯海，南靠印度洋，北面有高耸的喜马拉雅山，在地理上大体形成为一个单独的区域。但海洋和高山的天然屏障并未把印度次大陆与外界隔绝。在印度次大陆西北部有一些东北至西南走向的山脉，如苏来曼山、基尔塔山和兴都库什山等等。这些山上的一些山口，是印度次大陆与中亚和西亚往来的重要通道。在南部，古代居民很早就经海路与西

亚地区进行商业贸易往来。

印度次大陆全境大体可以温德亚山脉和纳巴达河为界分为南北两个区域。北部有印度河和恒河两条大河。印度河发源于冈比斯山以西，全长约 3180 公里，流入阿拉伯海。恒河发源于喜马拉雅山南麓，全长约 2580 公里，流入孟加拉湾。印度河和恒河流经的区域有土地肥沃的冲击平原。这里先后产生了灿烂的印度河文明和恒河文明，成为古代印度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印度次大陆南部是一个三角形的半岛，以德干高原为主体。德干高原西高东低，平均高度为海拔 600 米。南部沿东西海岸分别蔓延着东高止和西高止两条山脉。沿海岸地区气候潮湿，土地肥沃。印度次大陆地形特点是，平原和河谷盆地辽阔，可耕地面积大，发展农业经济的自然条件优越。

（二）气候和资源特点

印度次大陆北部大体为热带和亚热带干旱气候，南部为潮湿的热带气候。季风在印度次大陆很盛行，每年四至十一月多刮西南季风，十一月至翌年三月则多有东北季风。由于北部的喜马拉雅山犹如一道屏障，使来自印度洋的季风雨返回而降于恒河流域，所以恒河流域的雨量充沛。印度河流域的雨量要小些，但来自高山的大量雪水流入印度河，因此水源也是十分丰富的。

印度次大陆资源丰富。这里有茂密的原始森林，盛产各种木料。铜矿和铁矿的储量很大。铜矿主要在拉贾斯坦和比哈尔南部。早在公元前 2000 年，这里的铜矿就已被开采。铁矿分布在卡纳塔卡、比哈尔南部等地区。约公元前八世纪，铁器已广泛用于生产。在南部的安德拉地区，有很多锡矿。金矿和银矿则主要分布在喜马拉雅特和卡纳塔卡一带。印度还盛产各种宝

石和珍珠。金刚石的产量和质量均闻名于世。

二、早期文化

（一）史前文化

在印度次大陆，很早就有人类居住。旧石器文化的遗址在南北地区均有发现，时间约从 50 万年至 1 万年前。其典型代表是梭安文化和马德拉斯文化。梭安文化得名于印度河的支流梭安河，石器为较粗糙的砾石和石片工具。南方的马德拉斯文化，以石制手斧为典型。约 1 万年前，印度进入中石器时代，以细石器为主要特征。这一时代的遗址分布较广，北起克什米尔，南到斯里兰卡的许多地方都有发现。在古吉拉特、拉贾斯坦和纳巴河一带的墓地中，发现了迄今所知印度次大陆最早的人类遗骨。中石器时代的人们过着狩猎采集的生活，陶器还未出现。新石器时代约始于公元前 4000 年，文化遗址分布的范围更广，南起迈索尔、北达克什米尔，东抵阿萨姆，西达俾路支斯坦。石器制造较为精细，被切削或磨光过。人们的经济生活方式已由渔猎采集过渡到食物生产。他们种植谷类作物，驯养牛和山羊。陶器也出现了，先是手工制作后用陶轮制造。至新石器时代，印度各地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在迈索尔、阿萨姆和中部山林地带，新石器时代持续了很长时间，而俾路支斯坦山谷地带和信德等地区，大约公元前 3500 年已过渡到铜石并用时代，产生了一些定居的农业村落。

约公元前 4000 年代末期，由于人口增长的压力等原因，俾路支斯坦山谷地带的农民开始向印度河平原地区迁徙。他们带来了先进农业经济，促使印度河流域居民向农业村落经济的过渡。而印度河流域也适合发展农业。这里的水源丰富，一年

一度的洪水泛滥带来大量的淤泥，覆盖沿河地带，土地十分肥沃。农民不需要复杂的生产技术就能收获庄稼。不过，河水泛滥也给农民的生产和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危害。而对付河水泛滥，靠小村落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农民逐渐在较大范围组织起来。大约在公元前 3000 年代上半叶，印度河平原地区出现了一些大的村镇，并开始了向城市文明的过渡。约公元前 2300 年，这里产生了早期印度最早的文明——哈拉巴文化。

（二）居民的繁盛

古代印度次大陆的人口众多。据一项估计，公元前 4 世纪末约有一亿人。^①居民的成份比较复杂，人类学家大体上将其分为六类，即土著黑人（Negrito）、南方古代人（Proto-Australoid）、蒙古人（Mongoloid）、地中海人（Mediterranean）、阿尔卑斯人（Alpine）和雅利安人（Aryan）。这些居民很早就定居在印度次大陆。公元前 3000 年代下半叶哈拉巴文化的遗址中，有南方古代人、地中海人、阿尔卑斯人和蒙古人的遗骸。雅利安人约在公元前 2000 年代中叶大规模进入印度次大陆。他们的语言属印欧语系。雅利安人在印度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多种文化融合而成的古代印度文明中，雅利安文化占据着主导地位。

第二章 悠久的文明

古印度文明史起讫时间大体为公元前 2300 年至公元 3 世纪。根据古印度文明发展的特点，可将其划分为六个历史阶段，即哈拉巴文化、吠陀时代、列国时代、孔雀帝国，以及孔雀帝国衰亡后的小国分立和外族入侵时期。至 4 世纪，笈多王朝兴起，印度进入一个新的统一时期，迈入中世纪文明时代。

一、文明的兴起

（一）哈拉巴文化的发现

印度最早兴起的文明是哈拉巴文化。哈拉巴文化发现于 20 世纪 20 年代。1922 年，在印度河流域旁遮普地区的哈拉巴，考古学家发掘出一座古代城市遗址，出土了许多古物和印章。1923 年，在离哈拉巴西南约 590 公里的信德地区摩亨佐·达罗的一座佛教建筑物废墟下，又发现了另一座城市遗址。随后，约 200 余处属于同一类型文化的城市和村落的遗址，陆续被发掘出来。这一新发现的远古文明被称为“印度河流域文明”。按考古学界以首次发现的地点命名的习惯，它又被称为哈拉巴文化。

哈拉巴文化分布的地区很广，东起阿拉姆吉尔普尔（信德

附近)，西达苏特卡根·杜尔（距伊朗东境约 40 公里），北抵曼达，南达马尔范、佐克和戴马巴德等地。其起止时间，据碳 14 测年法的测定，中心地区（哈拉巴、摩亨佐·达罗等）约为公元前 2300—2000 年，周边地区约为 2200—1700 年。^②哈拉巴文化的发现，成为 20 世纪世界文明史研究中一件极为重要的大事。

（二）城市文明

哈拉巴文化的特征是城市文明。这一时期的国家是以一个或几个城市为中心结合周围的村社而形成的。大城市有哈拉巴、摩亨佐·达罗和甘瓦里瓦拉。这三座城市的占地面积均为 1 平方公里左右，居民约各有 35000 人。其他的城市较小，如卡利班甘只有 0.22 平方公里。尽管城市的大小不一，但其建筑布局相类似。城市分卫城和下城两大部分，甚至盖房用的小砖和砌城墙用的大砖，其长、宽、高的比例都大体一致，为 4:2:1。这说明，哈拉巴文化各地的交流是比较密切的。

哈拉巴文化的城市以摩亨佐·达罗存留的遗迹较多，也最能体现这一时期城市的特征。摩亨佐·达罗的卫城建在较高的山岗上，四周围以砖墙。其中心地区有一个砖砌的大浴池，长 12 米，宽 7 米，深 2.4 米，池壁有防水的沥青层。两端的阶梯通向池底。这个浴池大概是人们举行宗教仪式时沐浴净身的地方。卫城东面是一组建筑物，其中的一个大厅，面积约 170 平方米。南边有一排建筑物，包括一个 25 平方米的厅。这些建筑物无疑是城市的办公地点和公众聚会的地方。卫城的西面有 27 排建筑物，带有通风孔道，是堆放粮食的仓库。仓库的周围有一些供劳动者居住的小房舍。从卫城的建筑看来，这里是城市国家的统治中心。

摩亨佐·达罗的城市建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状况。卫城的城墙和办公用房，表明统治权力的存在和凌驾于普通劳动者之上的国家机构已经形成。住宅的差别，表现出居民贫富的分化和阶级对立的存在。这一时期的城市国家，无疑是建立在阶级对立基础之上的。不过，要对哈拉巴文化的结构和城市国家的政治特点作出详细的说明，是相当困难的。因为，作为文明重要标志之一的文字，在哈拉巴文化的遗址中虽已发现，但这些文字至今尚未译读成功。由于无法运用文献资料，只有依据考古资料来作一些分析。

据考古资料，可知哈拉巴文化是由多种文化成份构成的。从遗址中的遗骸来看，有地中海人，南方古代人、蒙古人等等。居民的葬式有各种不同的土葬和火葬方式，表现出不同的社会风俗特点。宗教习惯也多有不同之处。摩亨佐·达罗、卡利班甘等城市建了大浴池，有与沐浴相关的宗教礼仪，而哈拉巴和洛塔尔等则没有。洛塔尔设有火祭坛。这种火祭坛又见于卡利班甘。不过，在多种文化成分构成的哈拉巴文明中究竟何者占主导地位，至今还难以作出解释。

哈拉巴文化城市国家的分布情况，也不十分清楚。据现有的资料，仅大体上可以认为哈拉巴、摩亨佐·达罗和甘瓦里瓦拉是三个较大的城市国家的都城，或是城邦联盟的中心所在地。这三个城市的势力范围较大。甘瓦里瓦拉靠近印度河五条支流的汇合处，周围的居民点密集，农业较发达，并与拉贾斯坦的铜产地及其铜器制造地相邻。它在控制农产品和铜产品的加工、贸易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哈拉巴位于印度河上游，北部的小喜马拉雅山脉、西部的苏来曼山脉和西南的北拉贾斯坦蕴藏了丰富的矿产，旁遮普则有茂密的原始森林。在控制矿产和森林资源方面，哈拉巴有相当的势力。摩亨佐·达罗位于印

度河下游，距哈拉巴约 600 公里。周围分布着许多大小不一的城镇和村落遗址。古代印度与西方交流的三条重要通道，即波兰山口、俾路支斯坦南部平原和通往阿拉伯海的港口都由它控制。摩亨佐·达罗所处的位置，表明它的作用更多地是往其他城镇输送资源产品，以及与西方的两河流域、波斯湾地区进行贸易。这三座城市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了不同的作用，其文化特点也多有相异之处。哈拉巴的手工业品有花色多样的陶器，印章上的动物形象丰富多彩，陪葬品也各种各样，表明其居民有不同的文化背景。摩亨佐·达罗的文化则表现出较强的统一性。

关于城市国家的政治体制情况，也仅能作出一些推测。哈拉巴文化的遗址中未见大型的王室墓地，可能强大的王权还没有形成。遗址中出土了近二千枚印章。它们或代表权力，或代表所有权（作为商品制造者的印签等）。印章上的图形有独角兽、公牛和山羊等等。这些动物形象在原始社会往往是氏族部落的图腾象征。在图形印章中，刻有独角兽的最多，约占 60%；其次为刻有公牛的印章。这两类印章分布较广泛。据此，可以推测源于独角兽氏族和公牛氏族的人在哈拉巴文明的统治阶级中占有较重要的地位，国家权力机构中仍存有一些氏族制度的残余。

这些城市国家已组建了军队。在遗址中发现许多三角形、球形的石块或陶块，是用于作战的兵器。印度河流域边缘地带有一些孤立的哈拉巴文化遗址，出土物多为这一类的石块和陶块，还有烧制陶块的窑。这些遗址可能是城市国家派出的军队的营地。不过，以石块和陶块作为主要的兵器，表明兵器的制作水平是较低的。在哈拉巴文化遗址中未发现制作精良的兵器。摩亨佐·达罗出土的长矛单薄，矛头易弯，箭头也很小。

（三）社会生产的进步

哈拉巴文化的结构和国家政治情况虽还不十分清楚，但考古遗物充分表明，这一时期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是较高的。摩亨佐·达罗城市的设计和建筑物，在同时期的其他文明古国鲜有见及。哈拉巴文明的经济已形成一个经营方式多样的、规模巨大的体系。广泛散布的农业村社，表明农业经济是文明的基础。耕地主要为沿河肥沃的洪泛地。农产品种类较多，大麦和小麦是主要作物。哈拉巴文化遗址出土的大量人体骨骼，几乎未见因营养不良造成的疾病，也未见牙齿因日常食物不同而具有不同的磨损和腐蚀状况。而后者在埃及和两河流域是常见到的。居民的贫富在食物方面表现不明显，说明了农产品供给是较充裕的。除农业外，还有许多畜牧业村社和采集部落。

这时的手工业和商业也比较发达。富商们拥有大量财富。在巴纳瓦利城遗址（位于今之哈里亚纳邦）的几座房屋中出土了印章、砝码，还有大小不一存放着粮食、珠宝等各种各样物品的储藏罐。商人不仅从事内陆贸易，而且与两河流域等地有较密切的贸易往来。手工业分工比较细密，有固定的产地。在今之已干涸的加格尔河两岸，有许多手工业作坊的遗址。这些作坊有的是烧制陶器、砖块，有的专给陶器上釉，还有的冶制铜制品。苏卡尔（距摩亨佐·达罗东北 50 英里）是一个大的石场。这里生产的石刀在哈拉巴文明的许多遗址都有发现。哈拉巴文明遗址出土的石像、陶像、青铜像等表现出高超的工艺水平。例如，摩亨佐·达罗出土的青铜舞女铸像，高 11.43 厘米，身段苗条，肢体修长，神态安详自若，造型十分优美。女陶像多头戴角状物，胸部、臀部丰满，表现出女性生育能力的特点。

哈拉巴文明经济更为重要的特点，是其内部联系较为紧密。哈拉巴、摩亨佐·达罗和卡利班甘三座大城市在经济方面各有自己的特点和作用。它们作为哈拉巴文明的经济中心，把散布在印度河流域广阔地区的城镇和村社联系起来。印度河流域度量衡制度也较为统一。计量用青铜尺或介壳尺，单位长度前者为 0.9 厘米，后者为 0.6 厘米，均为十进制制。重量砝码，单位重量为 0.875 克。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印度河流域已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在政治上还未达到统一的条件下，城市的分布如此合理，其作用如此具有特点，度量衡如此具有统一性，充分表明哈拉巴文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与其他早期文明相比，哈拉巴文明是毫不逊色的。

（四）哈拉巴文化的衰落

哈拉巴文化存续的时间并不是很长。约公元前 2000 年左右，哈拉巴文化迅速走向衰落。关于其衰落的原因，由于无法从这一时期的文献中寻找证据，因而只能依据考古材料及后来的史料作出一些推论。国外学者的看法大体可归纳为以下三种：

第一、外族入侵说。在哈拉巴文化的一些城市有明显遭到破坏的痕迹。如摩亨佐·达罗下城南部的一所房屋里，发现了十三具骨骼，横躺竖卧，杂乱无序，有的手骨上有手镯、戒指和串珠环。他们显然是突然遭到杀害的。街头井旁也有一些遗骨，有的留有明显的刀痕。在哈拉巴卫城的上层发现新的外来风格的陶器。这类陶器在强胡·达罗和阿姆利城也发现了。后来的吠陀文献（《梨俱吠陀》）提到，雅利安人的战神因陀罗和火神阿耆尼摧毁了敌人的城市。据此，有的学者认为，雅利安人的入侵毁灭了哈拉巴文化。但随着对雅利安人的研究不断深

入，这种看法则难以成立。雅利安人进入印度大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从 3000 年代末一直延续到 2000 年代末。早在哈拉巴文化盛期，雅利安人的一些文化成份如火祭就已在城市中出现。而吠陀文献所提到的雅利安人的大规模入侵，则要晚至公元前 2000 年代中叶。这时，哈拉巴文化已毁灭几百年了。后来，有的学者又提出，入侵者可能是居住在印度河流域周边地区的部落或更远的部落。但目前也还没有充分证据表明，外族部落的大规模入侵毁灭了哈拉巴文明。

第二、地质、生态环境变化说。持此说的学者认为，摩亨佐·达罗附近是一个地震中心。约公元前 1750 年左右曾发生过一次大地震。地震引起洪水泛滥淹没该城。^③海港城市罗答尔的衰亡，也与海水的后退有一定的关系。哈拉巴文明的农业和手工业重要生产地之一的加格尔河地区，原有很多居民点。后来由于河水干涸，人们被迫迁移他处，这一地区荒凉了。洪水泛滥之事，后来文献也提到。《百道梵书》说，洪水曾毁灭世界，人类始祖摩奴得到神鱼的启示造船而逃脱了这场灾难。但也有学者认为，地质和生态变化可能导致了某些城市的破坏或毁灭。但把这类变化作为引起印度河流域这样一个很大范围的文明衰亡的原因，证据还嫌不足。而且《百道梵书》中的所谓洪水泛滥之事，是世界上许多古老民族都有的传说。即使确有此事，也无法断定其发生在哈拉巴文明时期。

第三、哈拉巴文明自身局限性说。持此说的学者指出，外族的入侵、地质和生态环境的变化可能给哈拉巴文明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但哈拉巴文明的居民为什么没有抵御天灾人祸和恢复发展生产的能力？这大概应从哈拉巴文明自身的弱点中作出分析。哈拉巴文明社会经济是一个内部存在较密切联系的体系。但这一体系并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统一的政治制度与其相配

合，因此又是较脆弱的。一旦某些方面受到破坏（如摩亨佐·达罗等被破坏、丧失作为经济中心的地位），这个经济体系就可能失去平衡。另一方面，哈拉巴文明的基础是农业。农田主要为沿河洪泛地，易于耕种。当人口大量增加，城市文明达到盛期时，农业经济必须进一步发展。而农业的发展只有两种方式：一是采取较为集约的耕作方式；一是扩大耕地面积。由于印度河流域的气候条件较干燥，要提高作物产量需要一定规模的灌溉工程。当时农民并没有铁器，青铜工具也不多，修建灌溉工程是很困难的。因此他们采用了后一种办法，向外迁徙。雅木拿河、恒河和古贾拉特等地区的一些遗址，表明农民已向东北和东南方向扩展。但农民在新的居住地，又碰到了生产技术的问题。印度河流域处于亚热带干旱或半干旱地带，适合种植小麦、大麦，畜养黄牛、山羊等动物。而恒河流域和德干高原属于潮湿的热带气候，适于水稻等植物的种植和水牛等动物的生长。农民没有铁器和热带地区的耕作经验，在新的定居地发展生产是很困难的。这样，文明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停滞下来了。在这种情况下，外族的入侵或自然灾害又带来了破坏，最终导致文明的衰亡。这是近年来提出的一种新见解，^④不过还没有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总之，关于哈拉巴文明衰亡的原因，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哈拉巴文明衰亡后，城市消失了，社会生活转向小型的村落生活。村社居民住在泥土或泥砖的房屋内。他们从事农业，驯养牲畜，生产力水平较之城市文明时期大大地落后了。这一时期的遗址和遗物在许多地方都发现了。如今之巴勒斯坦信德地区出土的陶器带红色或黑色的几何形彩纹，表面粗糙多孔。古贾拉特地区的农民，种植新的谷物品种御谷（Jowar）和蜀黍（Barjar）。这两类谷物耐旱，适合在干旱地区用粗放的方式

大面积种植。德干高原戈达瓦里河谷的一个村落，面积约 20 公顷，约有 7500 人。出土的遗物有铜制的牛、象和两头牛拉的车等。这些东西当地无法生产，是这些哈拉巴文化的后代从家乡带来的传家宝。

哈拉巴文化衰亡后，印度历史出现了倒退。但这种倒退只是暂时的。约至公元前 6 世纪，历史又迈进了新的文明时期，北印度兴起了许多国家。而这一时期城市文明的兴起，受到哈拉巴文化多方面的影响。例如，哈拉巴文化的农业传统对雅利安人从游牧转向农业定居生活起了促进作用。雅利安人的早期陶器、度量衡制度等都与哈拉巴文化的类似，等等。所以，作为早期文明，哈拉巴文化不仅在印度文明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对于古代印度文明的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二、雅利安人的到来

约公元前 1500 年左右，雅利安人大规模进入印度次大陆。约自公元前 1500 年至 600 年，是印度历史上的吠陀时代。吠陀时代得名于雅利安人的宗教文献《吠陀》。（“吠陀”一词，意为知识）《吠陀》共有四部。其中（梨俱吠陀）产生最早，约编纂于公元前 1200—1000 年，有些部分要早至公元前 1500 年左右。《沙摩吠陀》、《耶柔吠陀》和《阿达婆吠陀》，约成书于公元 1000 年至 800 年。后来，又出现解释《吠陀》的“梵书”、“森林书”、和“奥义书”，约编纂于公元前 800 年至 600 年。《吠陀》及其注释之著作，是了解公元前 1500 年至 600 年印度次大陆社会情况的重要文献。因此，学术界把《梨俱吠陀》所反映的时代称为早期吠陀时代，另三部《吠陀》及“梵书”、“森林书”和“奥义书”所反映的时代称为后期吠陀时

代。在吠陀时代，印度次大陆经历了原始氏族部落社会，并逐渐向文明时代过渡。

（一）雅利安人进入印度次大陆

大约在公元前 2000 年代中叶，雅利安人大规模进入印度次大陆。雅利安人的语言属印欧语系。他们进入印度前，大概居住在中亚地区（以奥克苏斯河、锡尔河、咸海和里海为界），过着游牧生活。后来，他们迁往阿富汗高原居住。从这里，一些部落进入印度的旁遮普等地，另一些部落迁往伊朗。雅利安人和古伊朗人讲同一种语言（有方言上的区别），是同一个种族。古代伊朗人一直保留了对早期家乡的记忆，称之为“雅利安人的故乡”。^⑤波斯阿黑门尼德王朝国王大流士一世（约公元前 558—486 年）也自称为“一个雅利安后裔的雅利安人”。^⑥

在古代，印欧语系的部落分布很广泛，古希腊语、拉丁语等都属印欧语系，与雅利安语在语法和语根上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古希腊人、拉丁人与雅利安人等并非同一种族。语言和种族是不同的概念。古代人在长期迁徙过程中，不同文化的部落往来，语言上常常发生交流。因此，语言上的相似之处，并不能作为确定种族相同的证据。而且，古代人在长期迁徙生活中，不同种族之间会发生血缘的交融。考古学家发现，公元前 2000 年代至 1000 年代进入印度次大陆的雅利安人，经过了巴基斯坦梯马尔加尔地区。这里墓地中出土的雅利安人遗骸表明，先后移入者在血缘、骨骼和体质上都有不小的差别。所以，近现代种族主义者极力鼓吹的雅利安种族天生高贵，雅利安人是欧洲文明始祖等等，都是相当荒谬的说法。

（二）早期吠陀时代的雅利安人

早期吠陀时代，雅利安人主要分布在北部印度的犍陀罗和旁遮普等地区，没有超出哈拉巴文明的地理范围。他们进入北印度后，与土著居民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和战争。《梨俱吠陀》对此多有记载。它说，雅利安人的战神因陀罗“使达萨瓦尔那臣服，使它灭亡；他象赢得赌金的赌徒，拿走敌人的财产”。“他用箭杀死许多犯有大罪的人；谁要是傲慢不逊，他决不宽容，他杀死达休”。^⑦这里所说的“达萨”（*dasa*）和“达休”（*Dasuy*），是雅利安人对土著居民的称呼，意为敌人。雅利安人对土著居民颇为敌视，说达萨的皮肤很黑，鼻子扁平，说邪恶的语言。达休有怪异的宗教习俗，如崇拜男性生殖器等。还有一类土著居民被称为帕尼（*pani*）。他们经常偷窃或抢夺牛群，也被雅利安人视为仇敌。

雅利安人是游牧民族，其生产和生活方式与从事农耕的土著居民不同，两者之间发生冲突是很必然的。就社会生产力水平而言，雅利安人远远低于土著居民。但他们使用战马和战车（马是雅利安人最早带进印度的），作战机动性强；而且又处在父系氏族阶段，社会组织氏族有较强的凝聚力。而土著居民则多为散居的村落，战斗力远不及雅利安人。所以雅利安人最终战胜了土著居民。

雅利安人进入印度次大陆后，不仅经常与土著居民进行战争，其内部也常常为争夺牧场、水源和财富发生冲突。据《梨俱吠陀》记载，雅利安人普鲁族曾联合 10 个部落与婆罗多族进行了一场大战，即著名的十王之战。这场大战的原因是普鲁族联盟试图使帕鲁西尼河（今之拉维河一带）改道，遭到婆罗多族的反对，双方以兵戎相见。战争以婆罗多族取胜而告终。

又，在雅利安人的语言中，有“格拉姆”（grama）一词，最初意为迁徙的亲属集团，后来有村落之意。还有一个词“森格拉姆”，意为“格拉姆的碰头”，有战斗之意。这个词也表明，游牧的雅利安氏族部落之间常常发生冲突。^⑧早期吠陀时代，雅利安人的社会组织为氏族部落。部落称“噶那”（Gana），氏族称“维什”（Vis），若干氏族组成一个部落。氏族之下有村落，由若干个父系大家庭组成。血缘关系是维系社会的纽带。氏族成员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平等的。氏族部落大会，全体人员都可参加。大会选举氏族部落首领、决定战争与和平等大事。还有一些会议和宗教仪式，如“维达塔”（Vidatha）是一种集体的宗教仪式。在仪式上，分配掠夺来的牲畜等物品，祭祀因陀罗等神。这一宗教仪式，在后期吠陀的文献中很少提到，大概至此时雅利安人逐渐转入农业定居生活，掠夺牲畜之类的事不经常发生了。早期吠陀时代，氏族内部也存在贫富之间的分化。氏族部落首领较之普通氏族成员拥有更多的财富。氏族部落内部有奴隶，称“达萨”，主要来源于土著的战俘。

（三）后期吠陀时代雅利安人的东扩

至后期吠陀时代，雅利安人开始向东方的恒河流域扩张。路线为沿喜马拉雅山麓至尼泊尔南部，再向东经过比哈尔的金巴昂地区直至恒河流域。与早期吠陀时代不同，雅利安人东扩大体是以和平的方式进行的。《百道梵书》说，雅利安人毗德伽·摩陀婆把圣火阿耆尼含在口中。圣仙乔答摩·罗喉伽那却要他唱《梨俱吠陀》。毗德伽·摩陀婆一开口，阿耆尼滑落而出，滚向东方，直至婆达尼罗河（按，位于恒河流域中部）。他们两人追到此地后，得知原来十分潮湿不宜居住的婆达尼罗河东岸，经雅利安祭司用祭祀净化后，可以定居了。但阿耆尼

则提醒说，他们还应迁往更远的东方。阿耆尼是雅利安人的火神，也是雅利安人宗教文化的象征。这个神话传说反映的是雅利安人东扩的情况，从中看不出有武力征服的痕迹。

雅利安人向东扩张后，其活动中心从北印度的旁遮普转移到恒河流域中上游，以哈斯汀纳普罗为中心的地区成为“雅利安人的圣地”。雅利安人的居住地周围分布着许多土著部落。这一时期，在恒河流域的著名部落有：居住在恒河—朱木拿河上游地区的居楼和般阇罗；其西北方有剑浮沙、乾陀罗、摩德罗等；恒河中游一带有迦尸、居萨罗和毗提诃。位于恒河下游及三角洲地区的摩揭陀、鸯伽和梵伽等土著部落力量也较为强大。

这一时期，雅利安人的社会经济也有了很大的发展，逐渐从游牧过渡到农业定居生活。文献中经常提到雅利安人生活的情景。如（耶柔吠陀）的一首祈祷文说：“请赐给我……牛奶、汁液、纯净的黄油、蜂蜜，同桌吃喝。耕耘、雨水、征服、胜利、财富、幸福……大米、大麦、芝麻、菜豆、野豌豆、小麦、扁豆、小米、以及野稻谷（繁荣昌盛，谨奉祭品）。愿为我提供石头、泥土、小山、山岳、沙子、树、金、铁、火、根植物在耕地上生长的东西。”^⑨ 祷文中提到土地、农作物、植物、雨水、金属等东西，无疑表明农业在雅利安人的经济生活中已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雅利安人从游牧过渡到农业定居生活受到了土著居民的影响。上引祷文中提到的农作物，在哈拉巴文明时就已存在。后期吠陀文献中，有许多农业方面的词都是来自非雅利安语。如“犁”，就是土著泰米尔语。雅利安人的农业灌溉技术与哈拉巴文化有类似之处。雅利安人的灰色彩陶，质地细腻，色彩鲜明，造型和制作技术明显受到后期哈拉巴黑红陶文化的影响。